



毛拉翟与外侮

I277.3

(W) 16

0078479

毛拉翟丁外传

海威尔·铁木耳 著

张世荣 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XT0-0078479

新疆人民出版社

529916

作 者 的 话

在广袤的准噶尔平原、丰饶的吐鲁番盆地和巍峨的博格达峰下，生活着一代又一代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在这里成长过无数明达贤哲、英雄豪杰和志士仁人。毛拉翟丁便是他们中间的一员。

据史料记载，毛拉翟丁于十九世纪初，生于鲁克沁（即柳堡）巴格拉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六岁那年在本村一家私塾里读书，十一岁进经学堂念书，十七岁就成为一个精通阿拉伯文、能够讲解“古兰经”的“哈里”（经学堂的助教）了。他研读纳瓦依、索菲阿拉亚尔、和卓哈费兹等人的著作；学习库勒和卓·艾合买特、夏麦希列甫等诗人的作品，以自己的才智获得“毛拉翟丁”的称号。

当时吐鲁番王对人民的残酷压榨、封建迷信带给人民的种种灾难、巴依权贵和宗教狂人们的奸诈虚伪以及人民不甘忍受痛苦，为争取自由而进行斗争的严峻历史现实在毛拉翟丁的心中唤起了强烈的爱与憎。为着鼓励那些揭竿而起，与王公贵族、贪官污吏和虚伪的宗教势力进行英勇斗争的人们，毛拉翟丁用自己犀利辛辣的讽刺、幽默的笑话、亲切感人的民歌作武器，投入了这场斗争。最初，他是从揭露嘲笑哈孜的伪善和女巫的欺骗开始的，后来逐步发展到揭露王公贵族的丑闻，使他们丑态百出，陷入狼狽不堪的境地。

毛拉翟丁的一生是在贫穷和流浪中度过的。然而，他无论走

到哪里都从不离开人民，他与人民是心心相连的。我写这本书正是为了向人民介绍毛拉翟丁这个人物。遗憾的是在我兴趣最浓的时候搜集的材料和记录的笔记都已散失。现在我只是抱着与其让毛拉翟丁这个人物“沉睡”不如让他出来“走动”的想法，便不顾自己孤陋寡闻、笔头不灵、资料欠缺和年事已高，仅根据自己的道听途说，就斗胆冒昧地写了这本书。这只能算做抛砖引玉之举。我希望专门研究毛拉翟丁这个人物的同志们写出更好的书来，让他的事迹和雄伟的博格达峰一起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这便是我唯一的心愿。

我恳切地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支持，为了使这本书日臻完美而给予我批评指正。

海威尔·铁木耳

1979年12月于乌鲁木齐

第一部

自从王府下了修皇渠的命令以来，人们就没过上一天安稳日子。

王府的差役们驰马串乡，扯着嘶哑的嗓门到处宣布“王命”。接着，便挨家挨户地登记人丁，摊派徭役。开工日期临近的时候，差役们手持木棍，水官们挥动着皮鞭凶神恶煞似的闯进村里来乱施淫威。

农民们则一个个耷拉着脑袋，对他们的吆喝叫骂声充耳不闻。因为，他们心里明白，多少年多少代都是这个样子，如果有谁敢出来抗拒徭役，不是死于皮鞭、乱棒之下，至少也要被游街示众或吊在树上忍受皮肉之苦。所以，一到开工的日子，民伕们一早就备好干粮，整好行装，带上自家的坎土曼和毛驴，在村里静候差役和水官们来耍威风，默默地忍受那不堪入耳的叫骂。自然，那歹毒的咒骂使民伕们心中更加憎恨这群吸血鬼。

王府每下一次抓差服役的命令，都给差役和水官们带来一次时来运转的好机会。他们正好借机横行乡里，敲诈勒索，中饱私囊。

那时候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

有个被人们谑称为外利罕“秃子”的人，一贯横行乡里，为虎作伥，无恶不作。他自诩外利罕“伯克”，吹嘘自己是“王室

后裔”，与王爷是“同父异母兄弟”。在这次派差的时候，这个外利罕“伯克”也出来趁火打劫了。

他常常骑一匹花骝马，头戴那顶祖传的狐皮帽，挥舞着只有伯克老爷们才使用的狐尾皮马鞭，来到被差役和水官们劫掠过的村庄，专找一些不爱招惹是非、老实厚道的庄户人家，狐假虎威地喝斥一通：“王府有令，家家户户都要出官差。出不了官差的交一秤子①小麦，我到王爷那儿去替你们求情免除差役，交不出小麦者休怪王爷的棍子不留情！”他用这种办法搜刮过不少庄户人家的粮食。事情一顺手，他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他的贪婪和凶恶甚至胜过王府那些如狼似虎的官吏。今天，这个吸血鬼来到老实巴交的赛利木老人家里。

“喂，老头儿，你怎么不出官差？”外利罕“伯克”翻着白眼仁，扬起鞭子吼叫道：“你要想不出官差就交一秤子小麦！”

“什么？一秤子小麦！我连肚子也填不饱呢，哪有顶差的小麦！”赛利木气得胡子也颤动起来了。

“嗨！胆子倒不小！那好吧，跟我走一趟，我要让你尝一尝王爷棍子的滋味！”

“随你的便吧，反正到哪儿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赛利木老人没好气地说，“我活这么大还没吃过一顿白面呢，可是听说王府粮仓里的小麦都长了绿毛了，别说一秤子小麦，我连一粒小麦也交不出来。”

赛利木老人终于被外利罕“伯克”带走了。外利罕“伯克”骑在马上专拣没人的小道走，当他们路过一个村庄时，正好碰到一位出来饮毛驴的年轻人。这小伙子一身农民打扮，一见赛利木老人便躬身施礼，道：

①一秤子：旧时新疆南部地区通用的一种计量单位，一秤子约16市斤。

“萨拉木①，赛利木大叔，您这是上哪儿去呀？”

“上哪儿去？你去问我身后的老爷吧！只有他才知道我的去处。”老人的嗓音在颤抖，泪花在双眼里转动着。

“请问，您要把这位大叔带到哪儿去？”小伙子彬彬有礼地问道。

“少管闲事，饮你的驴去吧！”外利罕“伯克”摆出威风凛凛的架势说道。

“您在赛利木大叔身上是捞不到油水的，这人一大把年纪了，老实巴交的，穷得连块立脚的地方也没有，您抓他除了惹胡大生气外什么也不会得到，我看还是放了他吧！”

“不能放。你少管我的事！”

“要是我来作保，您也不放他吗？”

“你愿意作保吗？”外利罕“伯克”觉得也许会得到点什么，“那好，我也不要你一秤子小麦，你能交出半秤子小麦就把人领去。要是你办不到的话，休怪我翻脸无情，王爷的棍子是不分老头儿和后生的。”

“我们这就说定了。”小伙子转身对赛利木说道，“大叔，您请回去吧！剩下的事都包在我身上了。”

“我不回去。哪有粮食给他们吃！我就是豁上这条老命，也要到王府去跟他们讲个理！”赛利木老人愤愤不平地说道。

小伙子拍着老人的肩头，说：“您先消消气，听我的话快回去吧，我会把这位老爷高高兴兴地打发回去的。”

赛利木这才平静下来，一路走一路骂着回家去了。

小伙子牵了毛驴向院门走去，外利罕“伯克”满心欢喜地跟着他进了院子。小伙子拴好毛驴，一转身厉声喝道：

“还不快点从马背上滚下来！你这臭名远扬的秃驴！你害得

①萨拉木：伊斯兰教徒的问候语，您好意思。

多少人家破人亡，流落异乡！”

这炸雷般的怒吼声惊得一心想着半秤子小麦的外利罕“伯克”一时慌了手脚，翕动着嘴不知道怎样应付这突如其来的当头棒。不等他开口，只见那小伙子一个箭步蹿了上来，一把将他拉下马背。外利罕“伯克”象个空口袋似的“啪嗒”一声摔在地下，小伙子骑在他背上一顿好打。外利罕“伯克”只顾喊爹叫妈，哪有招架还手之力。小伙子顺手拎起一条麻袋套在“伯克”的头上，说道：

“快说，还敢欺压百姓吗？你用这鬼把戏搜刮了多少粮食！说的好，我饶你一条命；说不好，我把你装进口袋，让你就在这儿睡上十天半月。”

“我说，我说，好兄弟快松松手，让我透口气。哎哟，快憋死我了！”外利罕“伯克”拉着哭腔儿连连告饶，说：“我走了五、六家，只收过两秤子小麦，三秤子包谷。我说的全是实话，好兄弟，你快松松手吧，我要憋死了……”

“你还要半秤子小麦吗？”

“不敢，不敢，我再也不敢了。”

小伙子松开手，把麻袋取了下来。外利罕“伯克”被弄得土眉土眼的，满头的汗水在他的脸上冲出一道道泥印，再看不见刚才那副神气活现的样子了。

“哎哟，哎哟，真主呀！差点儿没了命。”外利罕喘着粗气，拍一拍狐皮帽子上的尘土，不停地呻吟着。

小伙子问道：

“你拿着王爷的棍子吓惯了别人，今天也让你尝尝这种滋味吧？”

“老弟，你也真会开玩笑，你把我装进口袋里，万一出了人命怎么办？好了，放我走吧！”外利罕“伯克”说着就要去牵他的马。

“慢着，我还有话要说呢。”小伙子说道，“看来，你走的是一条邪道儿，你要想发财，我指给你一条正道。”

“真的吗？”外利罕“伯克”把刚才吃的苦头忘得一千二净，一双贪婪的小眼睛突然亮了起来。

“我听说你是王爷的本家。”

“是的，是的，我和王爷是同父异母兄弟，他们嫌我不是嫡亲，才不愿意认我。大不了我母亲不是明媒正娶的罢了，这又碍什么事呢？”外利罕“伯克”大为不满地说。

“只要你真和王爷沾亲，这事就好办了。”小伙子说，“听说修完皇渠，王爷要举行摔跤比赛，到那一天我设法让你跟王爷见一面，你可以当场把根底儿给他亮出来，王爷在兴头儿上，定会当众认你这个兄弟的。那时候，你骑在高头大马上，吃香的喝辣的，走到哪儿都会象皇亲一样受人敬重和款待。我看你相貌非凡，后脑勺象个铜锅金光灿灿，定有福气。不过，到那时候你可别把我这个老弟给忘了！”

“看你说到哪儿去了，咱还能忘了你老弟的指点吗？”

“咱们一言为定，这事就这么办，你千万不可对外人乱讲。”

外利罕“伯克”高高兴兴地刚要离去，王府的差役麦提木却来了。

“你们是干什么的？”麦提木一眼认出外利罕“伯克”后，问道：“喂，秃子，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我是来派差的……”

“你派的哪门子差？你又不是水官，快给我滚开！”

外利罕“伯克”一看势头不对，吱唔了几句赶紧跨上马背溜了。

“你呆在这儿干什么？人家都上工去了，你要想躲清闲就拿两秤子小麦来，怎么样？”差役想的小伙子身上挤点油水。

“我说哥儿们，这是怎么回事，你想在我身上捞一把吗？”小伙子也不示弱。

“什么哥儿们不哥儿们的，少跟我来这一套，我是堂堂的王府命差，你算什么玩意儿？”

“我知道你是王爷的人，我也不是没名没姓的人，叫你个哥儿们是抬举你！”小伙子说着走过去，一把拽住差役的手，说：

“快下来咱们喧一会儿。”

“少啰嗦！”差役要把手抽回去，可是被那小伙子死死捏住不放。差役见势不妙，两脚紧紧夹住马肚子，想较量一番。他自恃身强力壮，无人匹敌，很想制服他的对手。可那小伙子却稳若磐石，纹丝不动。两人僵持了一会儿，差役感到渐渐不支，险些被拽下马来，虽然他心中清楚地感到他的对手非同一般，可他仍然不肯认输。当小伙子认为他们的较量已见分晓的时候，猛一松手，笑道：

“伙计，你别尽举着鞭子吓唬人，你也有挨鞭子的时候！”

“我挨谁的鞭子？老子是专靠抡皮鞭吃饭的！”差役又神气起来，“快说吧，你打算怎么办？”

“我看你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做事要留条后路。俗话说，水流走了石头在，乌斯麻①掉了眉毛在，你手上的棒子也有丢掉的那一天，你可当心点呀。”小伙子回答道。

“少说废话，快说你打算怎么办？”

“照你这么说，我要是不交两秤子小麦，就得出官差去；我要是去出官差，就不用交小麦了，是吗？”

“你别跟我要油嘴了，拿不出小麦就乖乖地下苦去吧！”

“我也是这个意思。”小伙子满不在乎地说道，“我们说定了，两秤子小麦少不了你的。”

①乌斯麻：即木兰，汁可染眉毛。

麦提木差役这才愤愤地调转马头，出了院门朝大路奔驰而去。

修渠工地上聚集了几百名由各乡抓来的民伕，从劳动的人群中不时传来噼啪作响的皮鞭声和水官、差役的叫骂声。只见数不清的砍土曼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耀眼的银光，一阵紧似一阵地起落着、挥舞着，远远望去犹如万马奔腾，扬起漫天尘土。

在山坡上的一棵浓荫蔽日的大树下，放着两张铺陈豪华的木床，王爷坐在软绵绵的丝绸褥子上，背倚着鹅毛坐垫观赏着劳动场面。王爷身后两把大羽毛扇子不停地扇动着，几个侍从和说客指手划脚地争相在王爷面前献媚取宠。王爷面前的餐布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饅饼，大盘大盘肥嫩可口的羊羔肉和其他美味珍肴，看上去琳琅满目。王爷早上吸足了大烟，好象这会儿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似的，眯缝着双眼望着远处正在劳动着的民伕们开心取乐。

民伕们挥动砍土曼不断地发出“吭唷，嗨哟”声和砍土曼碰击石头发出的“叮当”声，汇成了一支悲壮的歌。这时，一位不知名的民伕突然唱起一支哀婉动人的民歌：

王爷要去北京城，
没有府邸哪儿安身？
一旦京城起风云，
住店还得花白银。

王爷动身回家乡，
骡子套在轿车上；
白帷幔中睡大觉，
褥子铺了好几床。

嗑瓜子的薄情人呀，

你甜言蜜语把人诓。

.....

王爷竖起耳朵一动也不动地倾听着歌声，他睁开一双惺忪的醉眼，向四周寻视一番后，用他那沙哑的声音问道：“这是谁在唱歌呀，快去把他带到这儿来！”

“是！”侍从们应声而去，不一会便把唱歌者找来了。王爷面前站着一位中等个儿，宽肩膀，仪表堂堂的农民小伙子。

王爷把这小伙子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这才慢条斯理地问道：

“你从哪儿来呀？”

小伙子顺口答道：

“我来自凯菲什家乡，

多亏秃头伯克赏光；

只因我怠慢了官差，

才有幸来到工地上。”

“唔！”王爷惊奇地睁大眼睛，说：“看来你还有点口才！”

“不敢当，幸蒙王爷夸奖，虽说称不上什么口才，每年倒也编得出几筐笑话，捉弄几个傻瓜笨蛋，拿到红庙子^①换几个银币。”

“你倒真会说笑话，哈哈……”王爷不禁敞怀大笑起来，接着又问：“你叫什么名字，父亲是干什么的？”

“回王爷的话，我从小孑然一身，阿訇取名叫我毛拉赛廷，七岁上做过割礼念过经，毛拉的雅号本是自封，现在人们称我毛拉翟丁。”

“哟，你还真有一套！这么说你名叫毛拉翟丁了？”

①红庙子：地名，指今乌鲁木齐一带。

“正是鄙人。”

“我说毛拉翟丁，你这样子可并不象毛拉呀，你念过经书吗？”

“布哈拉城没去过，喀什的大礼拜寺没见过，麦加的圣土没尝过，阿訇的念珠没数过，不瞒您说，这经书我念过又没念过。”

“那为什么又叫毛拉呢？”

“我说过毛拉的雅号是自封。”

“这毛拉的头衔也能自封吗？”

“说起来话长了。”

“你就说下去吧……”

王爷一时兴起，非让毛拉翟丁说个来龙去脉不可。毛拉翟丁不慌不忙地讲述起来：

“只要王爷想听我就说，小时候我在巴拉提毛拉门下念经书。先生是个爱凑热闹的人，红白喜事他从不放过，每次赴宴时都把我们交给一个独眼海力派^①照看。常言道瞎眼睛的缺德，海力派动不动就打人。一天他从果园砍来一根桑树条，握在手中专打我们。我们一还嘴，他就说老师打过的地方到了阴间会长出玫瑰花来，说着拉过来就打。一次，桑条抽得太狠了，我气不过，就翻起身来把海力派压在地上，夺过他手中的桑条往他身上就打，其他学生也跟着抽打起来，直打得海力派连连告饶。我们一边打一边说，到了阴间玫瑰花光在我们身上开放，不在你身上开几朵也太不公平了，让玫瑰花全在你身上开放吧，就这样狠狠地揍了他一顿。他被吓跑以后，我就代替他领着学生们尽情玩起来，我自称是先生，把毛拉的色莱裹在自己头上，坐在毛拉的讲台上，装模作样地给孩子们上起课来。后来，我又学着毛拉的声调问道：

‘你们看我象不象毛拉？’孩子们齐声回答说：‘象。’我又

^①海力派：经学堂里的老师。

问：“你们听不听我的话？”孩子们又说：“听！”我说那好吧，大家回家去，我给你们放假了。从那以后我再没有上学堂去，我一想，看来我还真会当毛拉呢，所以就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上“毛拉”二字，就这样，我一没去布哈拉，二没去喀什，轻而易举地得了个毛拉的雅号。”

王爷听得津津有味，接着问道：

“你成家了吗？”

王爷这时想起了自己那嫁不出去的傻女儿，心想如果这年轻人没结婚，正好把女儿嫁给他。

“我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毛拉翟丁回答道。

王爷的希望落空了，他微微皱了皱眉头，不动声色地继续问道：

“有土地吗？”

“花帽掉下去也掉在王爷的土地上。”毛拉翟丁回答说，“我家就住在王爷府耕地的中间，我们全家借王爷的光，日子过得挺不错。春天一出门看到王爷的庄稼，就象看到了自己的庄稼一样；夏天小麦扬花的时候，那扑鼻而来的香味也够我们受用了。别家的麦子都不及王爷府的麦子长得茁壮。有什么法子，富贵在天，生死由命！胡大对待您这样的臣民又给土地又给坎儿井水，而轮到我们这种臣民连芝麻大的一点东西也没有。这就象常言说的，老天如果说一百句假话，九十九句是说给鞋匠的，只有一句是说给天下众人的。感谢真主，总算赐给我欣赏王爷的麦田，享受王爷麦香的福气。我也心满意足啦。我家里有一头毛驴，有时心烦了我就骑上它，绕着王爷的土地转上一圈，有时候一连七、八天也转不完。王爷的土地真是无边无际啊！木尔吐克、胜金口、二堡、鲁克沁、汗都、鄯善到处都是王爷的土地。有些人向真主诉苦说：‘真主啊，你的地都让王爷占去啦，你千万小心别让王爷把你的天也占去。’我一琢磨这话也对，王爷有这么多的土

地，谁见了能不眼馋呢？有一天，我到汗都去，有个小孩骑着一头骡子从我身后赶来，我一看原来是依司麦尔的孩子，我们俩结伴同行了一会儿，来到几块农田里，我问他这是谁家的地？他回答说：

‘吃（是）我的地’。他指着左边的一块地说：‘喏，吃（是）王爷的地’。走了一会他又指着路两边的土地说：‘这儿没我家的地，全吃（是）王爷的地。还有那坡地、洼地都吃（是）王爷的。’我越听越纳闷，仔细一琢磨，不对，这话里有话，你家的地你吃就吃去吧，把你们这些贪心不足的吸血鬼全吃了又管我什么事，可为什么他要吃王爷的地，这是什么意思呢？”

王爷听到这里不禁浓眉紧蹙，眼珠子转了几转，最后还是耐着性子往下听。毛拉翟丁继续说道：

“他家祖辈上就是放高利贷的，土地是霸占来的，‘吃’了也活该。可这王爷的土地财产都是胡大赐给的，怎么能‘吃’呢？我便对他说，喂，你这话是怎么说的？把王爷吃了，谁来管我们呀？一气之下，我把他从骡背上拽下来，按倒在浮尘里正要揍时，他向我苦苦哀求，说是再也不敢辱骂王爷了，我念他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就饶了他这一次。不过我揪住他的耳朵一顿臭骂，直到他对天盟誓不再指桑骂槐以后才放了他。”

王爷听得眉开眼笑，不停地点头称赞。王爷说道：

“嗯，你还有两下子，从今往后就不用去挖渠了。”王爷说罢，眼皮一合就倒在枕头上睡着了。这时，一个侍者走过来摆一摆手，示意毛拉翟丁退下。毛拉翟丁满不在乎地嚷道：

“我总不能空着两手走呀？”

王爷猛然一惊，睁开眼睛，问道：

“唔……还有什么事吗？”

毛拉翟丁随即答道：

“王爷召见，名声不小，空手回去，岂不被人耻笑。”

毛拉翟丁的意思十分明显。王爷为了显示自己的慷慨大方，

便吩咐左右：

“把桌子上摆的东西全赏给他！”

那些侍从、管事们从早上就惦记着满桌的美饌佳肴，一个个早就饿了，这会儿听说要把这些吃的东西赏给一个下贱的民伕，心里都不大乐意，可是王爷的吩咐又不敢不听，只好把桌上摆的东西收起扔给了毛拉翟丁。

毛拉翟丁谢也不谢，拎着一大包吃食，一路小跑来到饥肠辘辘的民伕中间，向大家吆喝了几声，然后你一块肉、他一块油饼，把吃的全都散给了大伙。

二

皇渠竣工的那天下午，王爷举行了盛大的摔跤比赛。

摔跤比赛是吐鲁番人喜爱的一种民间体育活动，王公贵族们也常常借此开心取乐，消愁解闷。王府里平日养着一些专门挑选出来的摔跤手，这一天也要拉出来让他们互相比试比试。

民伕们一听说摔跤比赛，不顾挖渠的疲劳也都围了上来。王府四周的平民百姓们和一些摔跤迷们都纷纷赶来看热闹，里里外外地围了几百人。摔跤场就设在一座大果园的东头，午后的太阳光把树荫拉得长长的，正好罩住整个场地。

观看摔跤比赛的观众们常常以各自的年龄、性格和爱好而划分成一堆一伙，一边观看一边指手划脚地评头论足。他们中间有的来自柳中堡、胜金口；有的来自火焰山下的卡拉和卓（二堡）和阿斯塔纳、洋海；甚至还有来自鄯善和迪化的摔跤手。观众们围成圆圈一边聊天，一边看着几个打闹逗趣的年轻人开心取乐，就这样等待着将要开始的摔跤比赛。

这时，只见人群一阵骚动，王爷在一班侍从、差役的前呼后

拥下威风凛凛地走来了，观看热闹的百姓们纷纷让道，向王爷躬身施礼。王爷目空一切地向人们扫视一圈，然后大摇大摆地向上首的座位上走过去，一屁股坐在铺陈柔软的绣花褥子上，身子一歪斜，倚在鹅毛枕头上，侍女们赶忙过来给王爷不停地扇动着羽毛扇子。

王爷刚刚坐定，只见一位白胡子老头儿，翻穿着皮袄，骑着一头毛驴向摔跤场地走来。在六月的吐鲁番，一位身穿羊皮袄的老头儿出现在众人面前，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人群中发出一阵喧嚷声。老头儿跳下驴背，分开人群，径直向王爷走去。不料，贴上去的假胡须掉下来一半，引起人们的哈哈大笑。

“喂，你这个疯子，还不赶快把假胡子取掉！”一个侍从向老头喊叫着。王爷正被这件意想不到的事弄得怒也不是，笑也不是的时候，那“老头儿”去掉了假胡须。王爷一见惊叫道：

“这不是毛拉翟丁吗？你这是做什么，人家穿着衬衫都嫌热，你干嘛还穿个大皮袄啊！”

“王爷有所不知，这件皮袄原是我去世的父亲留下的遗产，我跟胞兄分家的时候，寺里的阿訇们引经据典，最后这样裁定说：一件皮袄不好分成两半，冬天哥哥穿，夏天弟弟披。哥哥已经穿了一冬了，现在刚好轮到我，正巧又赶上王爷府举行庆典，我就穿着它看热闹来了。”毛拉翟丁一本正经地说道。

“快给我住嘴！六月天穿着皮袄来看摔跤比赛，你这是存心跟我们捣蛋。”管家怒吼起来。

“是啊，六月天穿着皮袄来参加庆典，这有伤王府的风化。”王爷说着不由得双眉紧蹙。

“王爷，这小子存心要我们的好看，真可恨，我的皮鞭饶不了他。您快吩咐吧，怎么办？”管家煽风点火地说。

“存心捣乱的给我罚他三十皮鞭！”王爷下令说。

“是。”几个差役应声而上，拉拉扯扯地就要把毛拉翟丁按